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刘佳成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7日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核心抓手。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基于此, 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数字经济及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指出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提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 乡村振兴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Jiacheng Liu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Received: July 16, 2026; accepted: July 3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 core measure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文章引用: 刘佳成.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9): 535-542. DOI: 10.12677/ec.2026.1591030

rural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form of green productivity, and driving the all-rou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nforms to the objective laws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ir internal connections, points ou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关键部署，自提出以来便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重点领域。与此同时，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活动，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概念应运而生，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理解数字时代的乡村变革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然而，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三者并非孤立，而是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系统揭示其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围绕相关议题，国内学者已展开富有启发的探讨。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上，连宏萍和熊学振指出，新质生产力通过更新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丰富农村产业形态、优化农村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支撑[1]。张腾和张铁薇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引领乡村产业升级中的核心地位，但也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在乡村落地面临的要素约束与制度障碍[2]。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层面，张蕴萍和栾菁较早地构建了理论框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将数据要素纳入农业生产、将数字产品与服务融入农民生活、将数字化思维融入乡村政务服务，从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3]。与之呼应，有学者聚焦数字乡村建设的多维效应，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4]，还能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显著影响[5]，并有助于缓解资源要素错配、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6]。此外，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商务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种植结构的调整，电子商务进农村有效壮大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7]。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要素重组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8]，而农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则依赖于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链的深度融合[9]。

已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拓展空间。其一，多数研究将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两两关系分开讨论，对三者之间的协同逻辑和闭环关系缺乏整体性考察。其二，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剖析尚不够深入，尤其在论证过程中，不同学者的观点有待进一步辨析和整合。其三，推动三者互动发展的系统性策略研究仍较薄弱，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实践需求。基于此，本文尝试在厘清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技术支撑-生产力革新-乡村发

展”的分析链条，系统阐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并在整合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织密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智新农人、创新制度供给三方面的互动发展策略，以期为培育乡村领域新质生产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提供理论参考。

2. 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概念阐释及其关联性

2.1. 相关概念阐释

2.1.1.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为核心推动力，驱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的新型经济形态[10]，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核心驱动力为数字化技术，具备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三大显著特征。数字经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支撑，核心架构可概括为“产业数字化 + 数字产业化”。

2.1.2.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 2023 年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概念，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可持续为鲜明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共同催生。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态跃升，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连宏萍和熊学振将其应用到乡村场域，认为新质生产力在乡村表现为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新业态，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武装的新型职业农民[1]。这与张腾等强调的“新产业、新技术、新要素、新组织”的多维赋能特征基本一致[2]。

2.1.3.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源于对“三农”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根本遵循，也是一场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的系统性振兴。其总体方向是达成农业农村现代化，核心原则是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具体而言，乡村振兴需满足五项目标：产业繁荣兴旺、居住环境生态宜居、社会风气文明健康、治理体系规范高效、村民生活富足安康。支撑这一战略落地的制度基础，则在于构建起城乡深度融合、运行顺畅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弥补农业农村领域的短板不足，释放乡村自我成长的潜能，推动城乡走向一体化发展轨道，持续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让农业成为大有可为的产业，让农民成为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让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从而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打下坚实稳固的基础。

2.2. 三者之间的关联性

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着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内在逻辑，形成了“技术支撑 - 生产力革新 - 乡村发展”的完整闭环，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城乡融合进步。

2.2.1.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者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于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数字经济搭建起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底座，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发展筑牢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生产方式向智能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生成提供实践路径与发展动力。已有研究也指出，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要素配置优化，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双轮驱动加速了技术渗透与要素重组[8]。同时，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质态跃升，又能反向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迭代升级。

2.2.2. 新质生产力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动能,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乡村建设,将产生复合型的影响效果,从多个维度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首先,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劳动者。它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的科技素养和数字技能,这与连宏萍等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更新生产要素”的逻辑一致,即通过人力资本升级来弥补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1]。其次,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乡村产业的振兴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和驱动[2]。新质生产力打破传统农业生产的局限,推动农业生产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催生智慧农业、乡村电商等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动能。

2.2.3. 数字经济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

它通过重构乡村生产要素、优化产业生产流程,深刻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与乡村治理模式,才能切实破解城乡结构失衡与农村发展滞后的双重困境,实现稳步迈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张蕴萍和栾菁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赋能并非局部修补,而是通过要素、产品与思维三个层面的渗透实现系统性重塑[3]。这一观点意味着,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土壤,而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又加速了乡村发展范式的跃迁。文若冰等的研究也证实,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进步与要素配置优化两条路径显著促进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9]。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奠定技术基础,催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全方位赋能乡村产业、人才、治理升级,最终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三者环环相扣,构成技术赋能社会变革、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的完整链条。

3.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数字技术引领着当下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已广泛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深刻推动了生产方式、日常生活及社会治理的全面变革。数字经济通过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字化思维深度融入乡村产业、乡村生活、乡村治理等各个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3.1. 产业维度: 重塑发展模式, 实现农业提质增效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传统乡村产业长期面临生产方式粗放、产业链条短、流通效率低、销售渠道窄等问题,严重制约乡村经济发展活力。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要素,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贯穿农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彻底打破传统农业受地理环境、技术水平、时空条件的限制,推动乡村产业实现提质增效与结构深度重塑。这与张蕴萍等强调的“数据要素纳入农业生产”从而改变农业边际产出曲线的机制一致[3]。

在农业生产环节,数字经济推动生产模式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传统农业生产多依赖农户经验,存在资源浪费、产量不稳定、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这一局面。通过搭建农业物联网监测系统,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地面传感器、智能农机设备,农户可实时精准采集土壤温湿度、养分含量、作物生长态势、气象变化等全方位数据,依托智能分析平台实现精准灌溉、变量施肥、病虫害智能预警与防治、农机自动驾驶等标准化作业。这种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变,既大幅降低劳动力、水资源、化肥农药的消耗,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又显著提升农产品产量与品质,推动农业生产向高效、绿色、优质方向发展,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有实证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缓解资源要素错配,进而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为新质生产力驱动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量化证据[6]。

在农产品流通与销售环节,数字经济重构产业价值链。流通环节损耗高、产销信息不对称、销售渠道受限是传统农产品流通的痛点,数字技术通过打造数字化冷链物流、智慧供应链体系,实现农产品运

输路径优化、全程温湿度实时监控、物流信息可追溯,有效降低农产品在流通环节的损耗率,最大程度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商品价值,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社群营销等创新销售模式的火爆,大大冲破了农产品在时空维度上的流通障碍,从而搭建起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者餐桌的便捷通道,实现“货找人”的精准对接。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化营销手段,打造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讲好乡村农产品故事,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影响力。邓金钱等的研究证实,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并增强了小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7],这正是流通端数字化转型释放制度红利的表现。此外,数字经济还推动乡村产业跨界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依托数字技术,农业与旅游、文化、康养、休闲等产业深度融合,衍生出智慧农场、云采摘、数字乡村文旅、农耕体验直播、乡村民宿线上预订等新兴业态,打破传统农业单一的生产功能,拓展出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多元功能,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构建起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刘佩佩等的研究揭示了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信息共享、产业链协同和数字平台赋能三条路径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机制[11],为培育乡村新质生产力打开了广阔空间。

3.2. 生活维度：补齐民生短板，推动物质丰裕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

持续改善农民生活品质、增进其福祉,是推进乡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一根本宗旨的指引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正在为广大乡村人民创造更加优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数字经济深刻变革乡村居民消费模式,推动物质生活丰裕。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快递物流、电商服务持续向乡村下沉延伸,覆盖乡村的数字化消费网络逐步建成。乡村居民无需进城,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即可便捷选购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优质商品与服务,消费选择不再受地域限制。消费结构也从过去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衣食住行,逐步向家电、数码、文旅、教育培训等享受型消费升级,有效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切实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周彤云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5],数字技术正在成为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重要力量。

在公共服务领域,数字经济有效破解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难题,让乡村居民共享优质资源。医疗方面,“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打破优质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乡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诊断、用药指导等医疗服务。教育方面,远程教育平台、线上名师课堂的建设,让乡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共享优质教育内容,打破乡村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的瓶颈,助力教育公平实现,为乡村人才培养奠定基础。有实证研究指出,普惠金融数字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协同推进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满意度,还通过改善人力资本间接为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条件[12]。

数字经济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活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数字技术成为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三维建模、数字影像等技术让珍贵的乡村文化资源得到高效保护。另一方面,新媒体短视频的平台普及,让农民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乡村文化的记录者、传播者与创造者。增强了农民对乡村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推动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王春光和魏淑媛的研究提出了“不在地能人”的概念,认为数字时代催生了超越地理边界的新型乡村发展参与主体,他们的数字化嵌入为乡村带来了资源、信息与观念的双向流动[13]。这一观点呼应了数字媒介下沉改变了乡村文化权力结构的判断,使农民在文化叙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

3.3. 治理维度：创新治理模式，打造透明高效与多元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在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应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数字政务平台让乡村政务服务更便捷高效,优化服务体验。依托乡村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村民无需往返乡镇、县城政务大厅,足不出村即可完成相关业务办理,大幅降低办事成本与时间成本,同时减少行政资源消耗,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率,让基层治理更便民、更亲民。张岳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乡村数字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其中信息透明化和参与便利化是关键中介机制[14]。

数字化平台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激发基层自治活力。通过线上议事平台、村务公开群、乡村治理小程序等数字化载体,搭建起村民与村集体、基层政府的便捷沟通桥梁。村民可随时通过线上渠道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参与议事,充分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村务管理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治理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有学者将这种转变概括为“数字化治理赋能”,即数字工具通过信息透明、流程规范和参与拓展三重机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新路径[15]。但也需要注意,曾润喜和杨璨的研究提醒,算法媒介在促进普惠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可能存在新的数字区隔风险,数字参与可能受到年龄、数字素养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新的不平等,需要辅以线下制度的配合[16]。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是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过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融合,加快补齐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着力培养一批懂数字技术的乡村人才,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对乡村发展的倍增效应,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宜居、治理有效,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4. 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互动发展策略

推动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协同互动,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立足三者内在的协同逻辑,结合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求,其互动发展策略可聚焦织密数字“经络”、培育数智新农人、创新制度供给三大核心维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支撑体系,为三者高质量融合发展筑牢根基,让先进生产力充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1. 织密数字“经络”,构建城乡融合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落地、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物理根基,织密乡村数字“经络”,核心在于打破城乡数字壁垒,畅通数据、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通道,夯实城乡融合发展的硬件支撑。黄卓立的研究强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信息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和优化资源配置三条路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其公共品属性要求强化政府的主导和投入责任[17]。

一方面,应着力加强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域覆盖、无缝衔接的数字网络体系。对于通信网络已建成的乡村地区,需重点推进老旧设备的更新改造,不断优化网络传输速率与服务品质。针对偏远乡村的网络短板,需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提升通信网络覆盖面,并依据当地实际条件开展网络盲区填补与信号质量升级工作,为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第一,多渠道筹措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政府部门应发挥引导、协调和支持作用,把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列入地方重点建设规划,健全资金保障体系,实施税收减免、专项奖励和补贴等激励措施,设立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构建稳定、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同时,要加快推动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在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应针对传统基础设施的短板领域,结合地方产业发展实际,推动交通物流、冷链配套设施、生产装备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提升,并适应多种智能化应用场景。以农业为例,要重点推进生产装备和交通物流系统的数字化改造,更好契合农业生产、服务等实际需求。孙诗瑶和石智雷的研究已证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18],这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能直接改变农业生产决策,为乡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条件。

4.2. 培育数智新农人, 打造梯度化乡村数字人才支撑体系

人才是激活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培育兼具农业技能与数字素养的数智新农人,是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实现数字技术落地生根的关键。连宏萍等指出,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新质劳动者”必须是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这正是数智新农人的核心内涵[1]。马建富进一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新农人培育的耦合逻辑,指出当前数字新农人培育面临培养体系不健全、培训资源供需错配、政策支持碎片化等现实困境[19]。

第一,提升乡村本土农民的数字技能。面向农民群体,定期组织集中开展手机应用技能培训,通过专家驻村指导、远程教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智慧农业应用、电商助农兴农、乡村数字惠民服务等内容,持续提升农村自有劳动力的数字素养与信息化技能。第二,打造留住数字人才的综合保障体系。地方有关部门应依据当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未来实际需求,科学拟定人才引进方案,同步优化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配套服务。此外,相关单位需设立创业扶持专项基金,为数字人才在乡村创新创业提供有力支撑。第三,推动校地企三方协同育人。各地应立足乡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促成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企业深度对接,搭建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人才培养框架,共同设计贴合乡村实际的课程与实践环节。此外,要加强对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内容与当地产业紧密挂钩,注重实操训练,加快培养一批符合乡村实际需要的数字新农人。马建富认为,破解数字新农人培育困境需要构建政府统筹、院校主导、企业参与的多元协同培育体系,并建立健全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19],这种多元主体协同模式正是打通数字技术“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

4.3. 创新制度供给, 优化融合发展的政策与治理环境

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数字经济规范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乡村落地、乡村振兴有序推进的根本保障,需通过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安全、高效、协同的发展环境。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方案。各地应紧跟中央政策导向,通过调研本地产业、人口及数字化底细,找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痛点。同时,兼顾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与资源差异,以需求为导向,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避免千篇一律,增强政策实效性,助力乡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健全数据安全与法律保障体系,完善乡村数据安全保护制度,严厉打击数据泄露、侵犯农民隐私、网络诈骗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乡村数字安全屏障。法治部门还需加强对数据安全的执法检查,严肃查处乡村数字经济中的各类违规现象,同时增强农民对相关风险的认知水平,切实保障数据治理工作能够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曾润喜和杨璨明确指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维系农民信任、保障数字经济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底线要求,需在算法设计与平台治理层面嵌入包容性理念,防止数字鸿沟转化为风险鸿沟[16]。

三大策略协同联动,将有效加速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生活、治理的有机融合,催生乡村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三者互促共进,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大驱动力。

参考文献

- [1] 连宏萍,熊学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J].改革,2024(8):1-12.
- [2] 张腾,张铁薇.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4,42(6):1165-1170.
- [3] 张蕴萍,栾菁.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理论机制、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改革,2022(5):78-91.
- [4] 刘美艳.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J].统计与决策,2024,40(19):38-43.

-
- [5] 周彤云.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0): 101-104.
- [6] 郭海红.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1): 102-116.
- [7] 邓金钱, 李潇, 张娜. 电子商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来自“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经验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25(2): 112-130.
- [8] 章玉贵, 曹德军.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上海经济研究, 2025(6): 76-88.
- [9] 文若冰, 李娅, 张静.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5, 33(9): 1895-1908.
- [10] 孙雨露, 路菁, 姚铮. 数字文旅视域下移动智慧旅游平台拓展技术集成研究[J]. 无线互联科技, 2024, 21(7): 46-49.
- [11] 刘佩佩, 白婉婷, 侯建, 陈建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赋能农村产业融合的机制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2): 68-77.
- [12] 张翔, 冉光和. 普惠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县域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12): 30-43.
- [13] 王春光, 魏淑媛. 脱域的主体性: 数字时代“不在地能人”的乡村发展参与[J]. 江淮论坛, 2026(1): 49-57+193.
- [14] 张岳, 张博, 易福金. 乡村数字治理与农村集体行动[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6): 98-121.
- [15] 李怀, 郭义盟. 乡村转型下的数字化治理: 赋能机理与进阶路径[J]. 北京社会科学, 2025(11): 72-83.
- [16] 曾润喜, 杨璨. 发展传播视域下算法媒介促进普惠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与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4(6): 121-129.
- [17] 黄卓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4): 1117-1129.
- [18] 孙诗瑶, 石智雷.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种植结构的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9): 89-106.
- [19] 马建富.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新农人培育: 耦合逻辑、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J]. 当代职业教育, 2024(3): 4-13.